



未了情

【香港】 依达

未了情

「香港」依
花城出版社 达

责任编辑：余红梅

封面设计：李碧华

责任技编：岑宇峻

未了情

〔香港〕依达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插页 210,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770册

ISBN 7-5360-0505-9/I·459

定价：4.20元

目 次

两小无猜.....	1
轩然大波.....	88
新的开始.....	69
永远相依.....	98
命运弄人.....	127
各散东西.....	162
同病相怜.....	197
相依为命.....	219
冰释前嫌.....	264

两小无猜

他初搬来做我们邻居时，我七岁，他九岁。当时我们听“披头四”，“披头四”当红很久了。

我们住唐式洋楼，宽大，楼顶高，我们的阳台，可以望到隔邻的阳台。

但隔邻已空置很久，因为程伯病重，送进医院去，不久就过世了，房子就一直空着。

隔壁静了好半年，这天突然有声响，是唱片里的音乐，“披头四”的歌声震天。

古旧的楼宇充满了歌声，我听得陶醉，妈却过来跟爸说：“糟了，隔邻突然竟搬来了一个阿飞。臭阿飞！糟了！糟了！”

唱片声一直在响，我急忙好奇地到阳台上去观望。

在阳台这边望向隔壁的空房子内，听到好几个男人的声音，像是“苦力”在搬运家私。

空了半年多的房子有人住进来了，那些人在抬家私。

“妈！有人做我们邻居了！”我向屋内叫。

这时，隔邻阳台上出现一个全身红衣的女人。

这女人略肥，但把腰肢用阔皮带牢绑得紧紧，下面是一条雨伞型的撑篷裙子。

她的头发全束在脑后，正在嚼嘴内的香口胶。

她吃香口胶时，嘴巴一动一动，血红的唇膏特别刺目。

“是个女人！”我跟妈说。

“思茹，你进来！”妈走出露台，一手把我扯回屋内去。

当妈走出露台来拖我时，她向那个女人望一眼。

那红衣女人望妈和我一眼，就把头一仰，理也不理睬，边嚼香口胶，边靠到阳台边，俯望街下的景色。

“喂！喂！喂！你们……”她向下一望，骤地杀猪般向楼下尖叫：“小心！小心！我的衣服！我的梳妆台！哎！小心……”

这女人一叫，声音尖而响亮，真凶。

妈将我拖进房子，低声跟爸说：“搬来一个女的，不正经的女人。”

“光是一个女的？”爸坐在凳上看报，一条腿搁在对面的凳子上。

“我不见有男主人，只见搬运工人。”

“必有男主人的，一个单身女人，不会住程伯这么大的房子。”爸边看报边跟妈说。

“这么吵的音乐，唱片要放得这么震天响的么？”妈发着牢骚说：“我们以后全家都没有一天清静的日子过了！”

爸没有多说话，翻过报纸，仍是在看。

“这么响的声浪，我怎么教思茹功课？”

妈第一天就不欢喜新来的邻居。

第二天，我就见到他。

我从街上回来，才上楼梯，见到他。他又高又瘦，坐在楼梯顶级上，只穿一条牛仔褲。

他的手里在翻一本连环图，一边翻书，一边看看我。
我猜想，他大概比我大两、三岁。

他有一张很漂亮的脸孔，两条挺直的浓眉，一双乌溜溜的眼睛。

他的头发十分长，覆在耳边，就好像“披头四”一样。

这样长的头发，果然不出所料，是妈所说的“臭阿飞”！

我急步走上楼梯，经过他身边，他竟然一动不动，分开双腿坐在梯级上。

他用乌墨墨的瞳孔望我一眼，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跟着，他又低头望着手里的书本。

经过他身边，我好奇地瞥一眼他手中的连环图。

是彩色的。

竟然不是连环图，是一张张彩色的照片。

仔细一看，原来是“披头四”的图片册子，里面全是他们登台的照片。

书本内七彩缤纷，这令我好奇地注视。

他知道我在看他手里的书，他把书页立即掩上，冷冷地：“看什么啊？”

我想不到这个人这样凶，吓了一跳，连忙奔到门前，去按门铃。

妈开了门。

我立即穿过她身边，走进屋内。

妈向外一望，掩上门，边悄悄说：“怎么他还坐在外面？已坐了近个多钟头了。”

“这个男孩子坐在楼梯上做什么？”我问妈。

“大概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吧！”妈跟我说，“个多钟头前已

在门口了，大声拍门，屋内没人应，大概他娘出去了，没人开门。”

我好奇地走到门边，跷起脚跟，从门孔望出去。

他仍然坐在梯级上，边等边翻阅手里那本画册。

“你不要看！看什么？”妈伸手把我一扯：“望什么，做功课！在吃饭前把功课全做好！”

妈把我拖进房去，然后说：“那个小男孩，是小阿飞相，千万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我才不会哩，这么凶。”我这样说。

“凶？凶？他凶？”妈一声声问：“他骂你？他欺负你？”

“没有……我只是……看见他的样子，他好像很凶。”我自语。

“不要睬他们！”妈摇头：“哎，程伯过身，弄来这样的邻居，哎……”

隔邻一直没有声音。

吃过晚饭，爸看电视，我悄悄又走到门孔去张望。

天啊！

黑暗的楼梯上，那个男孩，仍然坐在那儿，怎么没有人理睬他？

他妈怎么不回来？连门也不开，他怎么进屋去？

我心里暗暗替他担心。那天，他是什么时候进屋去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却觉得他很可怜。

很明显，他的妈对他，怎么都比不上我妈对我好。

他第一天跟我讲话，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这一天，爸和妈出去吃中饭，是翠阿姨请他们俩喝茶。

翠阿姨的两个儿子十分讨厌，一天到晚向我动手动脚，所以当翠阿姨叫我也一起去时，我怎么都不肯去。

妈说：“你不去也好，在家看门，小心门户！”

爸和妈去了不久，我开电视看卡通片。

没有看多久，有人按铃。

我向门孔外一看，见到长长的头发，还有一双乌黑的眼睛。我吓了一跳，是隔邻的小阿飞！

一时没有想到怎么办！妈是吩咐过的，怎么都不能开门！

这时，门铃声又响了。

“什么事？”我靠在门背，大声问。

“是我！我是隔邻的！”他在外面回答。

“隔邻的，又怎样？”我站在门背，向外张望：“什么事？”

“开开门。”他说：“我的家门又锁着，没有人开门！我又走不进去了！”

大概他妈又是出去了吧？

“你没人开门，关我什么事？”我大声叫。

“让我进来可不可以？”

“为什么？”

“进来你就知道！”

“不行！”我马上说。

“你开一开门，我就能回去了。”他在门外说：“开开门啊！”

他是用手来拍我的大门，我大为惊慌。

“不开！不开！”我用手抵着大门，拚命大叫。

他的拍门声停止了，好一会，就没有声响。

这倒令我奇怪起来，立即跷起脚跟，从门孔张望出去。

只见到他站在门外，用手揩眼泪。

我心中一软，这个男孩子，太可怜了，没有人在家，没有人给他开门，他大概又要在楼梯上坐足一整夜了吧？

“我求求你！可以不可以？”他哽咽着低声问。

声音从门缝外传进来，令我心中不忍。

虽然那天我经过他身边，他冷冷的瞪我；不过，他实际上，倒真的没有得罪我。

“我求求你帮忙，开一开门，可以不可以？”他又央求。

我真的心软了，倚在门背说：“我妈叫我不要理你的！开了门，她会骂死我！”

“大家不说好了！”

“好，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我于是把门闩开了。

门一开，看见他额头上的乌黑长发覆在眼前，一双眼睛又红又湿。

哭得这样凄惨！

“不要喊，男孩子都哭？”我让他入屋。

“我是哭么？”他走进门来，吸口气。

“还说不哭？眼都红了，已流眼泪，还不是哭？”我倒退一步，他入了屋。

“我不是哭！我是气！”他边说，边经过我们客厅。

“气什么？”我问。

“气我那个阿姨！死贱人！”他狠狠咒。

“啊？你阿姨？那个女人？”我连忙问：“那个嘴唇搽得红红的女人，是你阿姨？不是你妈？”

“我妈没有这样贱！”

原来那个女人是他阿姨，不是他娘！

爸和妈都弄错了。

他经过客厅，见到我们客厅的电视机，他望了一眼，止步。

电视机内在播映卡通片，他牢牢看了一阵。

“喂！你说开一开门，你就能进自己家！”我嚷：“站着做什么？”

“你家有电视！”

“又怎么？”

“电视常常有‘披四头’唱歌的节目。”他说。

“那又怎么？还不走？”我说。

“你家电视是黑白的。现在人家都开始看彩色的了。”

“黑白的又怎么？”我说：“你家有么？”

“没有。”他耸肩：“我家连黑白的都没有。”

他不再流泪了，好像突然忘记刚才哭过那一回事。

我看他，他是一个十分俊气的男孩子。

皮肤好白，眼睛黑亮，鼻梁又挺直。

他一定十分喜欢“披头四”，这样长的头发，必是学那四个狂人的。

“快走啊！”我叫。

“是！”他看电视机一眼，立即奔过客厅，向露台跑。

“啊——你上哪儿？”我一惊，急忙追出去。

“我回家。”他边叫，已经奔至露台边，用手攀到露台栏杆上去。

“啊哟……不可以！”我全身毛孔直竖，狂叫起来：“你不可以爬过去！掉下去，会摔死的！你快下来！快下来！”

“摔死了，也总比留在楼梯等到天黑好！”他攀上露台边缘，向隔邻露台攀爬：“摔死了，也好教她难过！她不给我门匙，又不等我回来……”

“你小心！你小心……”我惊到面青唇白。

只见他还向隔邻露台攀爬，身体摇摇摆摆。

“啊哟！”我连忙闭住眼睛，急急缩到一边。

不一会，他的声音：“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没事了！”

我这才张开眼来。只见他已站在他家的露台上，向我招招手。

“没事了！谢谢你开门！”他微微一笑，向他屋内便走。

跟着而来的那一个星期天，爸和妈才出门去，已经有人在按铃了。

我向门外一张望，立即就见到他一头乌黑的长发。

我只把门移开一条缝，问他：“什么事？”

“我看到你爸和妈刚下楼，”他笔直地站在门外，跟我微笑着：“我知道你在家，没有出去。”

“是，这又怎么样？”我在门背后反问他。

“我可以进来一阵么？”他问。

“又来爬露台？”

“不。”他回头望一望他的家门：“阿姨出去了，我没有把大门上闩。我——只想过来一会，入你屋子坐坐，可以么？”

我直觉他有企图，于是问：“想进屋……做什么？”

“我想看看你家的电视。”他终于开口。

一听，我马上说：“我家的电视，又不是彩色的，黑白色，有什么好看。”

他耸耸肩：“总比我家没有电视好。”

“想看什么？”

“看什么都好，有什么，我看什么。”

我看他模样，好像很渴望，于是我把头一点。

“你进来看一阵子，可以，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跟他

说。

“我绝对不跟人说。”

我把门拉开了，他走进来，穿一条牛仔裤，脚上拖着拖鞋。

我又望望对面的家门：“你不敲门，有人闯进你家去，怎么办？”

“开了门，我就不能进去了，阿姨不在，”他说：“大门掩着，又有谁知道没有上锁？”

“你阿姨大概叫你看门口吧？不看门，过来看电视，”我说：“她如果知道一定会骂死你。”

“所以我叫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走进客厅：“你不对任何人说，又有谁会知道？”

我也跟着走进客厅。

向电视一望，电视内在播歌唱节目。有很多歌星，在唱时代曲。

他对正电视而坐，双目凝视着电视，牢牢地，好一会没有出声。

他在听两个歌星唱歌，一边听，一边在摇头。

“好看吗？”我问。

“不好听，”他说：“我喜欢听英文歌。”

“那边有英文台。”我于是伸出手去，把电视按到另一边。

英文台有一男一女在演戏，并没有唱歌节目。

“不好看，”他说：“讲英文，看不懂。”

“有中文字幕。”我说。

“看不及，太快了，”他摇头：“还是再看人唱时代曲吧！”

于是我又把电视按回去。

“你知道么，这还是第一次我好好的坐着看电视。”他跟我说。

“哦？”

“我家里从未有过电视，”他说：“每次我在街上看。”

“是凉茶铺！”

“电器行也有啊！”他说：“不过我们有一架电唱机，我一天到晚播唱片。”

“原来是你播唱片！”我这才恍然大悟：“不是你阿姨！”

“不是她，是我。我喜欢‘披头四’的歌，唱片是向同学借来的。”他告诉我：“我阿姨最讨厌我开唱机，总是骂。”

“不但你阿姨讨厌，我妈也骂，”我说：“为什么这样大声？”

“不放大声浪，没有气氛。”他回答，跟着他问：“你喜欢我播的歌么？”

“喜欢，”我说：“我家没有唱机。”

“你家为什么没有唱机？”

“那你家为什么没有电视机？”

“电视机太贵，而且每个晚上，我阿姨都不在家，她要出去。她没份看，当然不买。”

“我爸妈听见音乐声就讨厌，他们为什么要买电唱机？当然不买！”

“找一天到我家来听唱片。”他想一想，补上一句：“等我

阿姨不在的时候。”

“要等我爸妈也不在，”我说：“因为他们不高兴我跟你说话。”

“为什么？”他一愣。

“也许是因为你把唱机播放太大声吧！”我回答。

看着电视，他想了想，忽然问：“我忘了，你也忘了吗？”

“忘了什么？”

“我忘记问你名字，”他笑起来：“你也从未问过我的。”

“我叫潘思茹。”

“我叫欧卓卫，”他说：“我阿姨叫李菊菊。”

“我妈叫李敏仪，也是姓李的。”我告诉他：“我爹叫潘思义，你爸呢？”

他一皱眉，耸肩。

“死了。”

“妈？”

“死了。”

我真有点发呆。

“因为双亲都死了，所以跟住你阿姨？”我于是问。

“这个阿姨是贱人。”蓦地，他狠狠地。

“哟，你怎能够这样骂大人。”

“她不是我亲阿姨。”他说：“我只是跟着她，她养我，是妈生前吩咐的。”

“为什么要骂她贱人？”

“她不正经，有很多个男人，不同的男人。”他望住我，竟然一点也没有遮瞒地说：“她是做舞女的。”

我看着他，被他的话吓傻了。

“她不给我门匙，又一天到晚跟男人出去。”他说：“我懒
得在房中等，看着门。如果我回来前她已出去了，我就要在
门口等，一等就是一整夜，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为什么她不给你门匙？”

“不给。”他摇头：“怕我偷她的东西。”

我看住他，问：“你与她住了多少年了？”

“两年左右。”

他看着电视，问我：“你今年几岁？潘思茹。”

“七岁。”

“我九岁了。”他仰脸：“将来我做歌星。”

“什么歌星？”

“好像‘披头四’一样啊！唱的歌曲人人喜欢，到什 么 地
方，人人都会拖我的手，向我招呼，还招手！”

他又补充说：“就好像一个皇帝一样！”

“哦。”我点头。

“你呢？”他问我。

“不知道，我只知道用心做功课。”

“你样样都可以做，”他走上前一步，用一双晶亮的眼睛
望住我说：“但是有一样，怎么都不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做舞女。”他说：“好似我那个阿姨，不要脸，每天跟 不
同的男人。”

“舞女不是好女人？”

“当然不好。”他说：“一个女人，只可以有一个男人。好
像我妈，直到她死的那天，也只是有一个男人。”

“你不喜欢你阿姨。”

“不喜欢。”他耸肩：“但是没办法，她养我。”

他望着电视，好久之后，他说：“我长大后，也要在电视唱歌，跟这些歌星一样，但是我一定会比他们唱得好。”

“那么你是要去学唱歌。”

“我在学校学，我们有音乐课。”他看着我：“你呢？会唱歌么？”

我脸一红，摇头。

“有天，我唱给你听。”他说。

我知道他在胡扯，吹牛。

“唱什么歌？”我问：“河边有只羊？”

“以为我说谎么？”他很认真：“我才不跟你说笑！我唱真正的歌！”

“好哇，你现在唱！”

他吸口气想唱，但是想了想后，他把那一口气吐出来。

“改天吧！”他说：“你到我家来听唱片时，我会唱给你听的。”

我忍不住想笑。

还说要唱，结果，还不是连半句都唱不来。

就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尖叫声：“卓卫！卓卫！你在哪儿？卓卫！”

——他一听，吓得面青。

我仔细听听，竟是他阿姨的叫声。

我也吓得呆住了。

“糟了！她怎么会回来的？”他整个人跳弹起来，惊惶地低声嚷：“她是应该晚上才回来的。怎么会……”

“卓卫！卓卫！死东西！死到哪儿去了？”